

楚

寶

楚寶卷三十四

明 梁谿高世恭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

錫較訂

宦蹟

李泌

李泌字長源、趙蕤中山人、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
六年、召至禁中、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
其能、說請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

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勅其家善視養之。至九齡。尤所獎愛。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衡山。嵩華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蚤慧。召講老子。侍翰林。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訥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斬春糶。尋復隱居衡嶽。遇異人。懶殘。授以秘術。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也。肅

宗卽位，露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方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入，則對榻出，同輿輦。衆指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佐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泰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

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譁。勢。危。甚。及。卽。位。怨。之。欲。掘。塚。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于。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慚。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上。皇。還。京。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與。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築。室。于。山。中。泌。嘗。取。松。

樛枝以陰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作書院于蓬萊殿書閣側上時過之欲以爲相國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驪認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暉甥婚日勅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衮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留之會澧州闕衮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

敬騎常侍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餽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四年春月月餽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常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昔燕國公張說繇是以亾又可免乎明年三月果薨時中使林遠於函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死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後脫屣也斯言驗矣泌出入中禁事

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進讜議，能寤移人。王桺玘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子魯連、范蠡云：子繁，大理少卿兼弘文館學士，知隨州，有善政，爲舒元與構害，著家傳十篇。

聖楷曰：鄴侯泌異人也。其匡主救時，全身遠害，惟張子房差可並。語善乎西涯公之言曰：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倓爲元帥，泌懼其逼也，諫而歸之。倓及欲以倓爲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倓自辭之。張良、鄭之將立也，又勸止之。倓有惡於良。

娣則又勸其監建寧之禍及其迎復上皇也知其
不來則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
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太露者皆泌之功也
蓋泌有過人之術故其委曲深到足以深中入至
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用已于艱難而極
言之也及良娣輔國搆結已成建寧既死而肅宗
強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既不欲與其名又恐
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皇之至一旦
欲去之無疑也夫以宗德之猜忌元載之凶嫉出

而○周○旋○其○間○進○退○不○以○介○意○而○卒○老○於○相○位○其○定○
太○子○保○功○臣○論○宰○相○乃○其○所○持○以○爲○正○而○談○神○仙○
稱○禍○福○乃○其○所○挾○以○爲○奇○噫○此○數○語○可○爲○鄰○侯○寫○
昭○唐○史○疑○神○疑○鬼○固○不○足○以○盡○之○也○

呂諲

呂諲河東人乾元二年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元初以事罷爲太子賓客拜荊州長史禮朗峽忠
等五州節度使諲始建議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
遷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過吳蜀之衝
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
初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爲司馬督
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卒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
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

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諍伏甲擊殺之。誅其黨數十人。積尸府門內。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羣蠻金賞。以緋紫出楮中詔書。賜表示之。羣蠻怵于賞而財不足。變爲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鼎疾其姦。因泰芝過潭。縛付吏。劾賊鉅萬。得左道讖記。并奏之。輔國矯追泰芝還京。既召見。反譖承鼎陷不辜。詔譴按罪。諍使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

建州後秦芝終以賊徒死追原承鼎諶爲治不急細
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爲
尹奏取才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年五十一
卒贈吏部尙書諶爲荊州號令明賊斂均治尙威信
故軍士用命閩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
方面數十人諶最有名荆人生構祠及歿吏哀錢十
萬徙祠府西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曰忠肅
聖楷曰呂諶擊殺叛酋陳希昂與按治妖人申秦
芝二事皆稱快絕乃近閱廣輿記及楚中諸志猶

傳泰芝爲白日冲舉然則俗子之訛傳妄附又何
止此辱我山川甚矣

元結

元結後魏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從太宗征遼東以功襲封常山公祖亨蚤卒父延祖三歲而孤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婭彊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妄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召結戒曰而遭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斂樹名節無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舉進士肅宗幸河東召結詣京師上時議三篇帝悅擢

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
謀議官募義士于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築露嵩于
泌南名曰哀丘以討史思明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
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
諲府又叅山南東道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
居人數萬去遺戶裁數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
以人困不忍加賦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
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減租庸外所率爰以時增
減詔可結爲民營舍給田免流亡歸者萬餘進

授邕管經畧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

春陵行曰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卽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

臨。隄。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微。歛。又。可。悲。州。
小。經。亂。亡。遺。人。資。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靡。
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走。
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撲。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
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
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
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
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
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

詔令蒙責固其安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
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
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又賊退示官吏曰癸卯歲
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
破甌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與蓋蒙其
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
官吏昔年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
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
歲親戎旃今來典斯甌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

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勉老江湖邊。

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曰。覽道州元使君結秦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此興體制。微婉頓。

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也。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沈絲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良後生。觀乎春陵作。歎見俊哲情。復覽賦選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勸。匡衡嘗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樸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爲丹青。訟獄承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京

飈振南嶽之子。寵若驚色。沮金印。大典含滄溟。清
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
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
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宗京兆長安人初爲襄州刺史入拜給事中累遷御史大夫性恬淡不喜爲繩察徒太子賓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爲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僊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子朝宗初歷左拾遺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沒者死

行人雖昭，因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亾，悉人更號韓公井。

聖楷曰：韓長山以襄陽治行名天下，而修史者不傳其事。或因孟浩然立石峴山而重之耶？其子朝宗卽李太白所謂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者。其喜拔識後進如嚴武、崔宗之輩，固自可人。太白之推舉，豈慕君侯富貴者哉？

裴休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盡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械債敗吏乘爲姦，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濟，褒能者，謫怠者。

由江抵渭，舊歲率履緝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勅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他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冶，悉歸鹽鐵。秉政凡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久之，繇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繳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道，婚有體法，爲人醞藉。

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頌，以爲樂。與紇干泉素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聖楷曰：裴休相國，歷四節度使，而荆南之遺事，載于傳記者，獨多。蓋是時荆湖以南，諸大禪侶，提唱宗風，寶地球林，雲郵相望。故休亦樂得優游其間也。然休雖嗜浮屠法，而于民生國計，軫念尤深。如清濟運去，橫斂茶法，鹽鐵豈非鑿鑿者哉。修唐史

者凡涉玄虛之事一槩抹殺總繇闢佛二字中其
帝青耳豈通識哉

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畧聞。陰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舉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歛，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

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
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
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先賑轉運
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
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
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攪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
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
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對三日帝
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累遷至康州防禦使天聖六

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百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貲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

聖楷曰蠲除賑貸乃救荒第一急者李公允則先賑後奏乃救時第一奇人若朱晦翁所謂感召儲蓄兩說此乃行之平日則可耳當事者豈得藉口哉

張詠

張詠字復之，郢城人。少負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游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乙科，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拔茶植桑，民庇其利。遷著作佐郎，會蘇易簡、李昉、寇準連薦其才，以爲湖北路轉運使。秦罷歸，峽二州水遘，夫太宗聞其強幹，召還，擢爲樞密直學士。出知益州。真宗卽位，累仕至左丞，進禮部尚書。卒，嘗謂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下急，自以爲乖，則

夷
遠○衆○崖○不○利○物○困○號○乖○崖○有○乖○崖○集○十○卷○

補○筆○談○曰○忠○定○張○尚○書○曾○令○鄂○州○崇○陽○多○曠○土○民
不○務○耕○唯○以○植○茶○爲○業○忠○定○令○民○伐○去○茶○園○誘○之
使○種○桑○麻○自○此○茶○園○漸○少○而○桑○麻○特○盛○于○鄂○岳○之
間○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獨○崇○陽
無○茶○租○民○監○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
市○買○菜○者○公○召○諭○之○曰○邑○居○之○民○無○地○種○植○且○有
他○業○買○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種○而○費
菜○筍○而○遺○之○自○後○人○皆○置○圃○至○今○謂○蘆○服○爲○菜○知

縣云

鶴林玉露曰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山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聖楷按史稱

詠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爲奇節有士人遊宦
遠羈爲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爲妻士人者不能
制詠遇于傳舍知其事卽陽假此僕爲馭單騎出
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
生明時讀墳典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耶觀此舉
動故是習氣難除今崇陽縣有張乖崖祠云卽詠
自建美美亭遺址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以戰功累陞神武副軍都
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繇江西歷湖湘，據道
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
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
卽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
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
勦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
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

日姑反。茶陵已而顧諫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諫歸告成。成大喜。期翼日來追飛。命士茶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悉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至上保民之

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
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
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羸者嶺表平召
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忠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
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
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
飛平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
誅首惡而赦脇從不許請至再四帝乃曲赦人感其
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

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
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泉
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
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
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
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
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患李
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
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

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捨賊不涉此江
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
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
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
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
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
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
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
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

女金帛志已驕。悔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忌。宋如以精
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
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
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是興矣。
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董列砦拒飛。飛遣王貴
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
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
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
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

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岳鄂軍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岳鄂。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木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宇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魏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亾爲殿軍。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

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罷開國
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
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
嘗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
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
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
推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
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
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叅政席益

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
深機胡可易言益憚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倫掄其
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
王夔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
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
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
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
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小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
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

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
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
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
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
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鱣
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剡誅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
降何求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
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豈
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

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擗○水○淺○處○造○善○罵○者○挑○
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
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鞦○
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泉○擒○斬○之○
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
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
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
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
冠○詔○兼○斬○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

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攻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

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

宋史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白壞汝萬

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鳴○呼○寃○哉○
鳴○呼○寃○哉○

聖○楷○曰○飛○之○人○品○功○烈○古○今○論○著○詳○矣○予○茲○特○錄○
其○戰○功○在○湖○南○北○者○亦○召○虎○方○叔○而○後○一○人○而○已○
噫○有○臣○如○此○而○寃○死○奸○楡○之○手○豈○復○有○天○道○哉○

李植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廵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人，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壁，豈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高

宗既即位爲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
潭州湘陰縣經楊么蕩析種被荆棘立縣治發倉廩
振困乏專以撫摩爲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種才
薦爲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彥舟未平種請
修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爲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
馬友二盜平浚以破賊功上于朝轉朝奉大夫通判
荆南府秩滿除尙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師
府舊僚率皆屏黜浚亦去國種卽丐祠奉親寓居長
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誣以戶部尚

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以戶部郎中召
植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
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塋哀毀廬墓有白鷺
朱草之祥劉鎮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後
累仕至太府卿以中奉大夫實文閣學士致仕還湖
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
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
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爲之序
謚忠襄

聖○稽○曰○李○元○直○以○一○布○衣○督○百○萬○運○艘○出○蔡○盜○猶
云○才○力○有○可○藉○也○若○湘○陰○小○縣○蕩○析○兵○火○而○獨○能
發○倉○廩○振○困○乏○爲○無○米○之○炊○豈○非○能○吏○哉○忠○孝○人
許○大○經○濟○不○啻○麟○鳳○之○在○桑○梓○矣○停○雲○之○慕○其○何
能○已○

辛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慷慨有大畧。乾道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相，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持論勁直，不爲迎合。合作九議，并美芹十論獻于朝。以方講和，不行。久之，加秘閣修撰，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使。召爲大理少卿，復出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嘯聚殺掠。」

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剪滅。良繇田野之民。罷以
張斂害之。縣以科斂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
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
爲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剿除。明年刻盪。譬之
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伏願陛下深思致盜之繇。
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傍州縣以惠養
元元。爲意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又以湖南控帶
一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
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弊。統率不一。則

軍人利于優閑。窠坐奔。悉公門。苟圖衣食。故教閱廢。馳逃。亾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奸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夫傷威損重。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別。初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專聽帥臣節制。度使夷獠。知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廼訪馬殷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補軍伍。時樞府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廢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止其役。棄疾受而藏之。

出責監辦者斯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府官自官舍神祠外居民家取溝厫瓦不二日皆具僚屬歎服軍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殿修撰累仕至龍圖閣待制卒

聖楷按辛幼安公帥長沙時士人或想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公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易之啓名則趙鼎也公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

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其藻鑿之精如此。公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肖其爲人。按公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求仕。夬以著懷英遇坎。因習事金。公得離。遂夬意。南歸。值耿京聚兵。公爲掌書記。卽勸京降。于宋。如追斬僧義端。入金營。擒張安國。事皆奇偉。載宋史。

楊時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第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爲瀏陽縣令有惠政民思之不怠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于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靖康元年爲國子祭酒未幾致仕張栻瀏陽楊龜山像記畧曰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出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假此以濟非鞅之術舉世

風動雖鉅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奸其說行而天下始紛紛多事反理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匿相乘兆喬夷之禍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當時餘黨尤夥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議論一正于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其功豈不大哉是空列之學官使韋布之士知所尊向而况公舊所臨流風善政之所及紀事其可缺乎瀏陽實潭之屬邑紹

聖初公嘗辱爲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澤及邑民也深矣後六十年建安張才邵爲政慨然念風烈咨故老葺公舊所爲飛鴻閣繪像于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念而不忘也又六年始貽書俾誌記之云
應城謝上蔡祠記畧曰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初頗以該博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乃盡棄其所學而學

焉建中靖國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
沉淪卑冗以沒其身中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
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
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
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
稱其言論闒肆善起發人今讀其書尙可想見也
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
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盜尤劇葬爲丘墟其條
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縣令劉君炳來訪其遺趾

僅得題詠。習刻數十字而已。爲之慨然。永歎以爲遺烈不逮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旣新其學。乃就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

朱熹黃陂程明道伊川祠記。畧曰。齋安在江淮間。最爲竅僻。而國朝以來。名卿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是邦。而未有能道之者。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世俗之耳目。又莫若蘓

公之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足以表於當時，文詞平淡，又不足以誇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迹，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然也。蓋天聖中，太中大夫程珦仕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珦攝貳南安，乃得春陵周公惇頤，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受學焉。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

劉珙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輩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選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累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湖南旱，郴州宜章縣李金爲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罷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卽遣田竇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

過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珙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尚衆。珙諭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颺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

辰陳良翰張拭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拭窮探聖
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拭誅爲多願亟召用上可其
奏未幾以母憂去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
闕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
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
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
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于遠夷之
野獸豈仁聖之所爲哉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驅吏
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

張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其存者無幾瑛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不去者擊之耳盜意益緩於是戰敗之盡擒以歸誅首惡數十餘隸軍籍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卒

聖楷曰劉共夫禦盜方畧卽古名將不能過也宋知潭州如辛棄疾向士璧皆異才向獨被譏以死惜哉然德祐時詔立廟長沙故府志有向士璧廟而名宦祠無劉瑛豈非缺典哉

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孝宗時栻治行詔知靜江。尋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罷頻邊屯。至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歡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亾奴亦

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于境，而縛其亾奴，虜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未幾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中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

聖楷按：朱文公撰栻墓銘云：淳熙七年己亥春卒于江陵府，塋于衡陽縣樞林之鄉龍塘之里。今長沙志載于寧鄉，此妄傳。當以文公爲確，且塋衡山亦魏公之遺命也。

朱熹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爲泉州同安丞。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屢召，屢辭。仕至秘閣修撰。紹熙四年，以荆湖南路轉運使知潭州。制曰：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使尤難。其人爾學術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爲人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爲時帥。楚俗雖安，尙有凋瘵。爾其爲朕撫之。熹上疏再辭，不允。會猗獠侵屬，詔遂拜命。至潭，諭以禍福，降之。更建嶽麓書院于爽垞之

地別置額員增其廩給繇是學者雲集奏飛虎軍本
州節制從之熹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爲百姓害
罷不能禁故有是請又考正太常所下釋奠禮儀錄
前後死節五人爲之立廟以厲凡百五年八月召入
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屢疏言事韓侂胄惡之旋除
宮觀慶元元年復以爲煥章閣待制熹力辭熹時家
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趙汝
愚之寃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質
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請著龜决之遇遯之同人熹

默然取奏薰焚之。因更號遜翁。以疾乞致仕。卒。

聖楷曰：史稱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諸生自遠方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今按熹知潭州。以年譜考之。紹熙四年十二月。除湖南安撫使。辭。五年正月。再辭。二月。詔疾之任。會猗獠侵擾。屬羗。恐其滋熾。遂拜命。四月。啓行。五月。至鎮。八月。即召入。經筵。是在潭甫兩月耳。政蹟之可觀者已若此。賢豈無益于人國者哉。又先生未官潭時。聞張敬

夫得衡山胡氏學。因以乾道三年八月。如長沙訪之。論中庸之義。三晝夜不能合。至十一月。偕敬夫登衡嶽。遂道南山。以躔故。至今以嶽麓爲朱張講學之地也。先生有嶽麓道中尋梅不獲。遇雲一絕云。三日山行風繞林。天寒歲暮客愁深。心期已悞梅花發。急雪無端更滿襟。亦可想見其胸懷之灑落矣。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初仕崇安縣令自號象山翁
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
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
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于
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
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卽位差知
荆門軍民有訴者無筭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
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而多所

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受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
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尙善
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
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
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
罪使自新因語吏以其所某人爲暴暴自有訴遇奪
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羈以爲神申嚴保
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爲
次逸而無城九淵以爲羈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

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裔○西○當○光○化○夷○陵○
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
絲○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脇○
絲○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
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
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微○
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于○備○禦○而○
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
憂○罷○闔○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

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
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
軍伍射隄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
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
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卽兩郡人異之逾年政
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
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謂
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
而卒

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蒲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慶元五年進士第。嘉定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惇願、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旣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

田租凡營中病者宛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
朝廷欲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
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及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咸
討平之理宗卽位召入中書累遷翰林學士二年拜
叅知政事逾旬而卒

聖楷按真西山知潭州日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
勉而爲民去其十害皆痛切時艱有補在位救時
之急著也特錄于後何爲四事曰律已以廉凡
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爲

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它美莫能自贖故
此以爲四事之首撫民以仁爲政者當體天地
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
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存心以公傳
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得理不
可得也蒞事以勤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
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
餘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
酒游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

所以受害也。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獄者民之
大命，豈可少有私曲？聽訟不審，訟有實有虛，聽
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其可苟哉？淹
延囚繫，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
其可淹久乎？慘酷用刑，刑者不獲已而用之，
體膚卽已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爲吏
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
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
不可不戒。汎濫追呼，一夫被追，舉室擾有持。

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于破家。其可汎濫乎。招引告訐。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爲也。重疊催稅。稅出于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消。再迫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

鬻妻賣子。往往繇之。有人心者。豈忍爲此。科罰取財。民間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縱吏下鄉。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兵。尤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低價買物。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敷買。視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卽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鶴林玉露曰真西山師長沙魏人爲立生祠一少
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
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
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遐齡不須更作生
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楚寶遷寓論次

今夫百齡遽廬萬物逆旅皆適然耳乃有懷鄉念重
去國情深一遭遷斥輒怨流離甚則山水名勝之區
無故下鬼門之淚日星炤臨之地不悛作囚山之賦
者矣樂天知命安有是哉楚地山川悠遠舟車相錯
雲泥鴻瓜那堪再舉惟夫學士臨臯之宅乃育奸秦
仙人黃鶴之樓亦生欽若又若董千乘之天女安陸
輪纒岳武穆之二子黃梅改姓吊古之士往往不勝
其感歎焉豈得與馬融絳帳鮑炤荒阡同付之斷燼

衰草中也述遷寓第二十一凡二卷

遷寓一

荀卿

質諄

禰衡

王粲

褚遂良

張說

張九齡

王昌齡

賈至

李白

甄濟

陽城

韓愈

元稹

劉禹錫

柳宗元

段文昌

遷寓二

梁震

孫光憲

寇準

歐陽修

王禹偁

蘇軾

黃庭堅

陳慥

范純仁

鄒浩

胡安國

張浚

蔡元定

魏了翁

謝枋得

王守仁

楚寶遷寓論次終